

(上接B4版)傻乎乎地乐,不知人生苦难地咧开大嘴来笑,是不可能获得人生质量的。读过安徒生童话的人,读过《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都能体会到其中传达的苦难和悲剧感。当然悲剧并不是让小孩子感受到绝望,是让他们阅读之后感动,更好地面对现在的生活。可以说苦难是送给孩子的成人礼。

**读品周刊:**对未成年的孩子,提及悲剧和苦难是不是为时过早?

**曹文轩:**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提出了“蹲下来写作”的概念。可是,大量被公认为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对这种姿态都不屑一顾。E·B·怀特曾说:“任何专门蹲下来为孩子写作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任何东西,孩子都可以拿来玩。如果他们正处在一个能够抓住他们注意力的语境中,他们会喜欢那些让他们费劲的文字。”蹲下,没有必要;儿童甚至厌恶蹲下来与他们说话的人,他们更喜欢仰视比他们高大的人的面孔。

经验告诉我们:儿童确实有儿童的天性,但他们是可培养、可塑造的。儿童文学应是一种培养他们高雅趣味、高贵品质的文学,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们天性的文学。所以,儿童文学的读者并非确定不变,我们可以用我们认为最好的、最理想的文字,将他们培养成最好、最理想的读者。

**读品周刊:**我记得上次在南京采访您时,您也说过,您的作品不局限于孩子。

**曹文轩:**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属于读者的童年,而这个读者在长大成人之后就将其忘却了,这样的作品、作家当然不是一流的。一部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品、一个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属于这个读者一生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若能在一个人的弥留之际呈现在他即将覆灭的记忆里,这部作品一定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最大幸福就在于被一个当年的读者在晚年时依然感激地回忆起他的作品。

### 谈新作 6月推出《蜻蜓眼》

**读品周刊:**去年底,在《草房子》300刷的庆典上,您把最新作品《蜻蜓眼》的U盘交给了苏少社,它什么时候会和读者见面?

**曹文轩:**今年6月,苏少社和《人民文学》杂志将同时推出《蜻蜓眼》,苏少社出版的是单行本,而《人民文学》则将在第6期上全文刊载。

**读品周刊:**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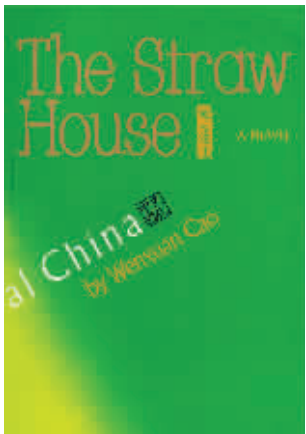
**曹文轩:**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人,她给我讲了家族的故事,那个精彩绝伦的故事发生在上海。我在心里珍藏了二十多年,如今将它付诸文字,就是《蜻蜓眼》。我对上海不陌生,童年因为要治病,我在上海生活了很久。这是一个只会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我相信它将是部很重要的作品。

**读品周刊:**有没有新的写作打算?

**曹文轩:**马上就要写一个长篇小说,就是关于留守儿童的。一个男孩的父母出门打工,留下男孩和妹妹与奶奶一起生活,不料奶奶得了老年痴呆症而走失。于是,小男孩带着妹妹以及家里的一只羊和一只鹅,踏上了寻找奶奶的路。今年8月安徒生奖将在新西兰颁发,我会把这部作品带到现场。



《草房子》日文版



《草房子》英文版



《青铜葵花》意大利文版



《青铜葵花》德文版



《青铜葵花》法文版

# 曹文轩获奖的几个关键词

4月4日,当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得知自己获得了2016国际安徒生奖时,他就应该明了自己已进入了“后安徒生奖”时期。一段时间内,他将被媒体包围,俗务缠身。现实确实如此,从媒体每天的报道,你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位中国儿童文学一号人物的行踪:各种庆功会和见面会。这十多天说的话,有可能比他过去一年说的都要多。

但是无论外界怎么喧哗,风平浪静后,他应该还是写《草房子》《青铜葵花》那个人,他应该还是那个行走在北大校园的“肖涧秋”。和安徒生一样,他始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清楚地知道为何写作的人。

日前,现代快报记者前往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采访了为《草房子》做嫁衣的三代责任编辑,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为曹文轩画像,有几个关键词是绕不过去的。

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

## 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给曹文轩的颁奖词:

曹文轩是评审委员会的一致选择,他用美妙的笔触描绘了巨大挑战下儿童的复杂生活。曹文轩是一位致力于儿童文学的作家,他艰苦的童年生活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写作,无法单一地对其作品进行解读。《青铜葵花》是一本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城里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背景下的小说,讲述了农村听障男孩与寄住在他家的城市小女孩两个人“拯救”彼此的故事。这些孩子的遭遇令人信服,命运惹人关注。曹文轩的“丁丁当当”系列作品讲述了身患唐氏综合征的两兄弟各自背井离乡,在爱恨交织的世界中寻找彼此的故事,故事引人入胜、令人动容。这些作品都十分新颖、颇具创新性。

曹文轩的作品不掩饰人类境况,认可生活经常充满悲剧,儿童可能遭受苦难。同时,他们相爱,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发现人性的品质和善意,从而得到救赎。曹文轩对自然世界描绘充满了诗意与美感。曹文轩树立了一种典范,他文笔精妙,善于讲述勇于面对困境和挑战的少年故事,这些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忠实儿童读者,同时帮助中国形成了注重儿童世界现实的文学传统。近期,曹文轩的作品正走向世界,吸引了大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国家的读者。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儿童也将发现他。

## 乡村:美学上的迷恋

曹文轩是一个乡村叙述者,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与他打小生活的故乡有关。飘荡的芦苇花,广袤无边的芦苇荡,炊烟袅袅升起的农舍,清澈的河水,滂沱的大雨,泥泞的小路,这些场景都是我们熟悉的,是曹文轩作品的“标配”。

“我土生土长在农村。二十岁之前的岁月,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农村孩子。乡村用二十年的时间,铸就了一个注定了要属于它的人。后来我进了都市,并且是真正的大都市。然而,我无法摆脱乡村情感的追逐与纠缠。我是都市中一个乡情脉脉的边缘人。”曹文轩很清楚,乡村对他意味着什么。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很少有人关注。1974年,20岁的曹文轩被北大录取,4年后,毕业了的他被留校。对于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自此可以改变人生命运。但是24岁的曹文轩并没有接受“组织”的好意,而是卷起铺盖,回到了盐城老家。北大应该是蒙了,但还是一直按时给他寄发工资。这在今天,无论对一个考上北大的乡村青年,还是北大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整整领了一年半的工资,实在不好意思,还是回来了。现在让我去哪,我都不适应了,只能呆在北大。”很显然,这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佳话,同时也说明,故乡和乡村,在曹文轩心中的分量。

至少在当时是难以割舍,而在今天,曹文轩不希望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似乎更合我的心意。我对农村的迷恋,更多的是一种美学上的迷恋。”

## 记忆:比当下更可靠

曹文轩的代表作品《草房子》写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故事。他的大多数作品的“发生时间”,也都是在过去。这可以说是曹文轩一个独特的地方,当国内同行轰轰烈烈把自己置身于当下,甚至想象中的未来,曹文轩悠悠地在向记忆家取经典。

在曹文轩看来,文学应该更多关注恒定的东西,而不是正处于变化状态的东西。可能是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敏感点不同,他站在人群里总是转身往回看,我总觉得好风景都在来时的路上,在遥远的过去。

对于曹文轩来说,记忆力远比想象力重要。记忆是有根的,想象是飘忽的,他更愿意把过去的故事写出来告诉读者,记忆比想象更有力量。

“托尔斯泰、鲁迅是有想象力的作家吗?我们谈论到他们时,看重的是他们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也不仅仅是写当下,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过去发生的事情,你用写实的方法表达出来,就是一种写

实精神。”去年,在南京凤凰台宾馆,曹文轩向记者梳理了记忆与想象的关系,“我对那段生活有非常深刻的记忆。其实,一个作家无论走多么远,对他来说,最宝贵的经验还是青少年的经验,这是经验的基础。我的审美观,我的思维方式、生命方式、叙述方式,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塑造。”

## 悲悯:最珍贵的情感

曹文轩作品的一个特点是能感动人,无论是小读者还是成人读者,很多时候都会被书中人物的美好情感所打动。

曹文轩不止一次地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古典主义者,“我不是一个主流的作家,也不是一个流行的作家,我在文学圈子里其实是孤独的。”而古典文学在他看来是能够感动人的,是富有同情心和悲悯情怀的。

“古典形态的文学之所以让我们感动,正是在于它的悲悯精神与悲悯情怀。当慈爱的主教借宿给冉阿让,冉阿让却偷走了他的银烛台被警察抓住、主教却说这是他送给冉阿让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祥林嫂于寒风中拄着拐棍沿街乞讨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沈从文的《边城》中爷爷去世,只有翠翠一个小人儿守着一片孤独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我们在一切古典形态的作品中,都体会到了这种悲悯。在沉闷萧森、枯竭衰退的世纪里,文学曾是情感焦渴的人类的庇荫和走出情感荒漠的北斗。”如果说曹文轩作品的文学性,体现了他高超的艺术造诣,而他的悲悯情怀,则提升了他作品的人性高度。

和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曹文轩的作品充满了悲悯情怀。

## 美:一种必须的洁癖

读过曹文轩作品的人,都会被他的优美的语言、忧郁的气质、充满诗意的情调所感染。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他的作品堪称最美,而他确实是一个对美有洁癖的人。

“一个作品首先是一件艺术品,艺术品一定是美的,一定是追求和靠近美的。”曹文轩对作品的美特别强调,甚至比思想还重要。在他看来,一些思想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甚至消失,而美是永远都存在的。

“我愿意我的作品永远具有诗性。我的小说标准很简单:它不是诗,但却应当具有诗性。与诗性相关的词有意境、气韵、情调、雅兴等。我喜欢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些东西。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地贯注。我只有在这样的感觉中才可以写作。”曹文轩对美的偏好是固执的,“我不想用小说去展示来自生活的恶和丑,更不会用小说去强化恶和丑。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性也是一种对抗,对生活的对抗,对生活的平庸与无趣的对抗。”